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三十三

詳校官中書_臣朱文翰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子_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_臣高明理

謄錄監生_臣羅澤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三十三

後魏

明梅鼎祚輯

菩提達磨

天竺王子姓刹帝利普通中至梁渡江止嵩山少林寺然于元魏為東土初祖

真性頌

頌二十字同環讀成五言四十音每音用韻四至俱通世傳姑錄

妙極真離性常
國安樂無有
難離性常

沙門統惠深

申明僧制奏

世宗永平二年奏從之

僧尼浩曠清濁混流不遵禁典精麤莫別輒與經律法師
羣議立制諸州鎮郡維那上坐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

內禁若不解律者退其本次又出家之人不應犯法積入
不淨物然經律所制通塞有方依律車牛淫人不淨之物
不得為已私畜唯有老病者年六十以上者限聽一乘又
比來僧尼或因三寶出貸私財緣州外又出家捨著本無
凶儀不應廢道從俗其父母三師遠聞凶問聽哭三日若
在見前限以七日或有不安寺舍遊止民間亂道生過皆
由此等若有犯者脫服還民其有造寺者限僧五十以上
啟聞聽造若有輒營置者處以違敕之罪其僧寺僧衆擯

出外州僧尼之法不得為俗人所用若有犯者還配本屬
其外國僧尼來歸化者求精檢其德行合三藏者聽住若
無德行遣還本國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

魏書

僧昉

昉從南天竺般若流支興和末於鄴城筆受正法念等經

解脫戒本經序

戒律者建定慧之妙幢殄闇惑之明燈杜危嶮之蹊徑開
澹泊之梁津寶殿之功固初弗起踰越重閣非梯靡昇正
法住滅驗之常典大聖泯暉邁餘千紀法澤遐流猶未周

備令文學之徒異論競興薄俗之士訕音滿世余聽斯談輒
闕慈範昧攬玄言乃矚大集聖所嗟歎言迹葉毗妙觀我人
善摧惱結閑邪辯正極聖冲典每尋斯文慨五數闕敢以
追訪獲斯戒本雖未廣具敬以洗心翦世浮辭大魏武定
癸亥之年在鄴京都侍中尚書令高澄請為出焉

大藏傳
字函

釋曇寧

深密解脫經序

夫至迹虛微理包言象之外幽宗冲秘旨絕名相之域是

以大聖秉獨悟之靈姿鏡環中之妙趣實相廓然與虛無
齊其量法性惔爾與幽冥同其源神輝潛映而不滅萬相
俱應而不生然此生也生所不能生此之滅也滅所不能
滅顯既非有隱豈為無寂焉而動動焉而寂出沒無方教
迹星羅者矣蓋深滅解脫經者乃兆聖之玄源億善之淵
府論其旨也則真相不二語其教也則湛然理一義盡沖
籍文窮秘典妙絕熙怡包括羣藏自非詮于理教何以顯
茲深致但東西音殊理憑翻譯非翻非譯文義斯壅所以

久蘊而不顯者良俟嘉運而充通矣大魏皇帝總六合以
統天包百王以馭宇道邁羲唐德超古哲而每遊神覺典
妙翫大乘患在翻演鴻宣遐代時有北天竺三藏法師苦
提畱支魏音道晞會為此地之沙門都統也識性內融神
機外朗沖文玄藏罔不該洞以永熙二年龍次星紀月呂
蕤賓詔命三藏於顯陽殿高昇法座披匣揮塵口自翻譯
義語無滯皇上尊經祇法執翰輪晉下筆成句文義毀顯
旨包羣籍之祕理含衆典之奧但萬機淵曠無容終訖捨

筆之後轉授沙門都法師慧光曇寧在永寧上寺共律師
僧辯居士李廓等遵承上軌歲常翻演新經諸論津悟恒
沙帝亦時紆尊儀飾茲玄席同事名儒招玄大統法師僧
令沙門都法師僧澤律師慧顯等十有餘僧緇俗誦誦法
事隆盛一言三覆慕盡窮微是使深密秘藏光宣於景運
解脫妙義永流於遐劫理教淵廓罔測其源旨趣中絕焉
究其宗所謂鹿苑之唱再興祇園之風更顯者也寧雖識
昧忝廁倫末敢罄庸管祇記云爾

大藏常
字函

釋懿

伐魔詔 并序

夫生在三界恒為四魔所繞沈淪生死遍在六趣若一得人身及聞經法譬見優曇喻值浮孔尋惟聖教實開心目懿身處下流元希彼岸直因生有惡此漏身心去志恭徒然無補略因愚管除勦四魔昔在年幼嘗作破魔露布文雖鄙拙頗為好事者所傳自遷都之後寓在洛陽忽於故塔之中得此本文時值今國都法師尚在金剛般若寺講

勝鬘經輒以呈示法師學涉內外甚好文彩乃更披經
卷賜示魔事兼得擬符氏時釋道安檄魔文共尋翫之
復竭愚淺修改舊文更作平魔赦重薦法師更無嫌也
但安公檄文直推天魔凡為世患經列有四且天魔權
變非浮情所測煩惱陰死為患實深輒更起伐魔詔慰
勞文冠之於初是以前後不同又頗繁重冀信心君子
兩得行之輒并編安法師檄文為次合為一卷

門下偽魔逋誅于茲曠劫鷹跼四山狼顧五道心頑縱

毒常懷返噬固守一隅擁隔聲教自大通已降爰暨賢
劫雖百王繼踵千聖相尋威懷百途獎導千計猶不能
遏彼邪心息此異見得使貪競相緣瞋癡互舉常結四
生終歸六趣眷言斯瘼實用傷懷今原燎方邇浸潤有
漸無宜自寬以致顛覆可簡將練卒隨機殛撲勿使蒼
生懷予復之歎主者告下時速施行

奉伐魔啓

臣信相等言奉被詔書如右臣聞見機者則承風以先

附守迷者必威加而後降是以舜舞干戚有苗自縛於
王庭目連援弓則金地相圍之日故能斬伏心王塞靜
樓觀身被忍鎧手挈浮囊棄所保之貨賄設禪悅之名
餽宴彼奇將集此雄勇志有所規則無往不摧心之所
向則無思不服四魔區區焉足以規慮哉但今聚結未
散事須平蕩輒依分處星言宿駕謹重申聞請可付外
施行謹啓

慰勞魔書

告三界五道有識羣生等夫羲和迭駕盲者尚迷其光
雷霆震響聾者猶惑其聽雖照屬理均而稟受道異致
令法音壅於殊聞慈光蔽於異見昏痼相仍長迷永夜
劫石有磷此緣無竭故我高祖愍此橫流心存拯溺體
韞殊光口含異響開宏基於未前廓玄覺於有始故一
闡洪猷則巨擘競馳再擇道教則羊鹿服御證無生於
曾襟戢寂滅於懷抱但年德推移心存靜定爰命皇儲
紹隆大業先帝藉此洪資纂我前緒積德三大累功塵

劫心變冥機遊神赴會身固舟囊凌波拯接出沒任情
權旨自在故能超彼九劫降此四天跨據一方威攝萬
國八十年中刑措不用但時不我與聖上遷化教迹道
殊人懷異念卿等或是日種輪王世跨四域或是月性
高良忠良不貳享三界之名宦保一時之榮祿但爵命
難恒時有否泰或因憍慢而喪家或由貪殘而失國故
今後屑波流奄然忘返遵彼邪源汎此慾海而使天魔
承釁作患於上方煩惱因茲侵淫於下國或縈中陰於

未生或馳五衰以告老終疲升降長勤往沒幕府因機
傑起英略超羣緯文經武體真練俗承百王之洪規稟
萬代之遺則履道居彼龍象扣此津門方當馳光上下
候騎八維總括羣邪羅絡萬有籠三界於一身抗百綱
於無外摧拔須彌翻波巨海顛倒宇宙迴易日月使人
天倒懸水陸焦沸然復塞其必我之心開其子來之路
扇清風於塗炭布同愛於無間平蕩三途攝茲四有威
以動之福以綏之叢爾小醜焉足以語哉卿等既為所

悞沈淪日久宜藉此時機早建良圖夫時難得而易失
機尚速而後悔若得時也則福祿競臻如失機也則敗
捷爭及故實融享爵事歸於先覺公孫嬰戮取敗於後
機此皆往事之高鑒當今之軌轍且智者處危以謀安
愚者臨成以致敗成敗安危在於時機非降自天抑亦
人謀今三車竚駕寶藏初開懸重爵以俟功設天官以
命哲正是大士縱橫之秋智勇獻功之日與卿等同發
遐原枝流異土追惟在管猶或依依言念四魔不覺撫

劍故先遣白書略陳成敗曾改迷徒尋先赴命相與齊
轡道場比肩輪下諮稟未聞受教君子友朋好合不亦
善乎無宜大安斯趣盤桓遊逸恐此生滅相尋有無繼
作若三毒一馳則義無怨親四凶互出則天壽俱翦雖
欲保全其可得哉今善牙已建六軍啓途出彼火宅尋
討未服梟斬之期非旦即夕幸體往意時作出計勿懷
猶豫濫嬰斯禍臨路遣書忽忽無盡

檄魔文

晉釋道安

彌天釋道安頓昔魔將軍輪下相與雖復玄徒殊津人
天一統宗師雖異三界大同每規良集伸其曩積然標
胸未宣所以致隔今法王御世九服思順靈網方伸宏
網彌布大通有期高會在近不任翹想並伸預意釋道
安頓昔夫時有通塞否終則泰千聖相尋萬師迭襲管
我高祖本元天王體化應符龍飛初域仗權刑以部萬
邦奮慧柯以伏六合咸蕩四邪掃清三有方當抗宏網
於八區亘靈網於宇宙夷靜七荒寧一九土但冥宗不

弔真容凝靜重明寢輝虛舟覆浪故令蛇蟻煩興梟獍
競起翳染真徒塵惑清衆虐被蒼生毒流萬劫怪道有
情異心同忿我法王體運應期理物上藉高賢下託羣
心秉玄機以籠三千握聖徒而隆大業雲起四宮鸞翔
天竺降神迦夷為法城漸撫育黎元善安卿士匠導羣
賢慰喻有疾嚴慧柯於胷中被神鉅於身外愍十八之
無辜哀三空之路絕志匡大業情必平難百域千邦高
伏風化承君久抱惑心重迷自覆深執愚懷固守僞見

狼據欲天梟鳴神闕畔換堦場抗拒靈節謂天位可登
洪規可改覽茲二三遠為歎息何者大通統世則羣方
影從而僞瘕天魔不遵正節忤忤聖聽塵撓神心領卒
塞虛奇形萬變精甲曜曦霜戈拂日靈鼓競襲響衝方
外高步陸梁自謂強威而王師一奮羣邪殄喪衆迷草
心望風內附況君單將僥然一介土無方尋衆不成旅
而欲背理違常陵墟華邑篡奪靈權勝常取信以僞忝
真可不謬乎今釋迦統世道隆初劫妙化堂堂神羅遠

御智士邕邕立算蓋世武夫龍超捉韃千隊協略應真
奇謀超拔故命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閭浮都督歸義侯
薩陀波崙獨稟天安義陳立覺神高須彌猛志籠世善
武經文忠著皇闕領衆四十萬億揚鑣路昔故命使持
節威遠大將軍四天都督忉利公導師曇無竭武勝羣
標文超隨夏宏謀絕塵心栖夢表每憂時忘身志必匡
世領衆百億虎盼須彌故命使持節征魔大將軍六天
都督兜率王解脫月妙思虛立高步塵表略竝童真功

侔九地悼愍三塗忿君縱害援劍慷慨龍迴思奮領衆
五百萬億鸞鳴天衢故命使持節通微將軍七王都督
四禪王金剛藏朗志虛玄金顏遐矚恩殊九錫力傾山
海左顧則濛汜飛波右眄乃扶桑落曜德無不施威無
不伏領衆七百萬億雲迴天門故命使持節鎮城將軍
九天都督十地大王維摩詰奇算不思法柯遠震體合
神姿權像萬變呼吸則九服雲崩叱吒則十方風靡威
被下愚愍辜酸楚領衆九百億飲馬靈津故命使持節

鑒復大將軍十九天都督十住大士文殊師利承胄遐
元形暉三耀身自金剛神高體大應適千途玄算萬計
羣動感於一身衆慮靜於一念深抱慈悲情兼四攝領
衆塵沙高翔斯土故命使持節匡教大將軍十九天都
督錄魔諸軍事羣邪校尉中千王觀世音智畧淵深慧
網遐網明達六通朗鑒三固或託跡羣邪耀奇鋒起或
權形二九息彼塗炭揮手則鐵圍摧巖噓吸則浮雲頽
岬能爲十方作不請之益領衆不思風吟虎嘯故命使

持節撫化大將軍十方三界大都督補處王大慈氏妙
質從容天姿標朗體踰金剛心籠塵表猛志衝天慧柯
遠奮無生轉於胷中權智應於事外志有所規無往不
就威恩雙行真俗竝說領衆八百萬億嚴駕待命勇士
之徒充盈大千金剛之士彌塞八極咸思助征席卷六
合乘諸度之寶軒守八正之修路跨六通之良馬捉虛
宗之神轡彎四禪之良弓放權慧之利箭鳴驥浩浩輕
步矯矯撫劒飛戈長吟命敵而將軍累世重光匡濟帝

業歷奉聖庭曾無有闕賢即導師身子五百幽鑒天命
兼受王化聖上開襟皆授名爵封賞剏土功侔舊臣聲
蓋萬域而君何心橫生異見偃蹇邊荒頑顧帝位毒害
勃於蒼生留禍流於永劫可不哀哉可不謬哉君管因
時荒為物所惑狂迷君心投僞外竄百行一愆賢達尚
失久謂君覽智返愚歸罪象魏束身抽簪同遊羣僞以
道自娛榮名終始仍執愚守惑偷安邪位託癡山以自
高恃見林以遊思耽六欲之穢塵翫邪迷以娛性建憍

慢之高幢別無明之凶陣闊步長塗輕弄神器盜篡天
宮抗拒日月恐不異舉手欲障三光抱土而填四海打
鼓興雷爭音把火共電競耀雖擬心虛標事難就矣然
將軍植德玄津原承彌遠暉華昞然羣下矚目望眷之
基易登由來之功可惜可改往修來翻然俛順誅過朱
門與道齊好家國竝存君臣俱顯取名獲安曉目達觀
眷屬晏然可不美歟大師剋舉萬方矯轡手提法蠡齊
撫慧劍道柯輝耀於前驅靈鼓震音於後隊神鐘一扣

則十方遍覆海浪飛波則原陸湯沸當爾之時須彌籠
爲微塵天地迴為一粟無動安於左襟妙樂握於右掌
神力若斯豈可當哉然我法王體大仁慈未欲便襲權
停諸軍暫頓靈轡臨路遣書庶迴迷駕君可早定良圖
面縛歸闕委命王庭逍遙閒境上方宰任非君而誰夫
聖人上智識機明哲免禍窮而知返君子所美此乃轉
福之高秋取功之良節管夏桀無道殷王致伐商紂晉
亂周武建師此則古今之常軌將軍之明誠相與雖復

形乖於當年風流於道味人天崎嶇何足致隔想便霍
然隨書投命所以切痛其辭委曲徃反者不欲令芳蘭
夏凋翠柯摧穎深思至言善從良計勿使君身傾匡三
槩勿使六天深生禾莠迅目仰眺助情暢然臨紙多懷
文不表意釋道安頓省頓省

魔王報檄

大夢國長夜郡未覺縣寢語里六自在主他化皇帝報
檄於高座大將軍南閭浮提道綏撫大使佛尚書安法

師節下音耗自遠喜同暫接尋覽句味良用欣然方見
大國之臣禮義高矣承將軍虛心豁達密行淵玄襟帶
山河牢籠宇宙慮深宗廟憂及生民秀氣千尋真心萬
仞諒疾風之勁草也亂世之忠臣也冀道遇則隣彼我
非隔俯從人事聊此報章晉周室既衰六國鼎沸漢朝
運滅三分天下或外夷侵叛毒被中原或內禍潛作殃
及良善應期鵠起達時豹變有之自古豈止今日惟蒼
生疊積上天降禍釋迦皇帝奄然登遐哀纏臣妾悲浹

率土皇太子彌勒養德心宮滿月停山深叢隱藥數鍾
百六之世將虧九五之君諸侯姦猾猜忌相處一十八
部教軌參差九十六道罇俎迴互狼噬海濱梟鳴山曲
左不記言右不記事國憲朝典與霜露而凋零天璽帝
壁同冰消而葉散臣怨民怒衆叛親離逃逝無歸玲玕
長往竊謂數屬太平沐浴朝化時逢亂世濟難干戈蓋
乃通人之權變也謹率義兵發憤忘食竝登山拉虎臨
河斬龍緯武經文輕身重義社稷是所不圖也天位非

所傾望也直以心城無主邪戲塵勞杳沲慾流將心源
而共遠惚恍大夢與永夜而俱長還因假寐弔民伐罪
先遣聚沫大將軍黃玄戾率空華之卒策陽炎之馬即
乾城之隅結浮雲之陣戈甲昱爍弓戟參差鋒刃未交
服兵先敗次命接響大將軍絲竹公領宮商之衆據傳
聲之谷隨聞隨翦次命百和大將軍蘭麝伯領馨香之
旅乘風抒陣千里無雲次命六味大將軍領肥美之卒
爲面門都督安滄溟之口吞噬無遺次命七觸大將軍

領細滑之衆戰鼓纔擊身城瓦解五軍前討百戰恒捷
自天是祐罄無不宜朕慮未窮巢穴躬行問罪戎衣既
整出自空窟發淵泉之智動山嶽之威承妄想之兵數
盈兆載竝潛神識海隱影心山命將元帥案劍城旅徵
兵士卒擎刀結陣排空塞迴煙飛霧集莫不雄氣衝天
吐妄雲於真際高風駭地驚塵浪於性海擊道品官軍
霜夜抒箠一心既沒還源彌遠六愛已然宅火逾盛縱
橫翦掠腹背羅討六奇三略先蘊胷襟百步千策本無

橫陣遂雲消霧捲吾道興焉於是分官置職行我風化
勅無廉騾騎虎踞貪山性澀將軍龍蟠慳海賄恤之士
水陸無寄勅繫地郎將置陰陽之府情塵駙馬觀伉儷
之兵愛水暫流身城被清欲火纔發天廟遭燒繕性將
軍已從焚溺勅咆嘯校尉弓劍隨身鳩毒鷹揚戈戟在
手嚴毅士卒警固賄城使平忿將軍銷聲刻跡勅正勤
御史且停監察隨眠武侯安撫朝猷放蕩無明縱恣有
待使精進一馬罷行四勤之路迹畱二箭不射三空之

門勇猛將軍風煙歇滅勅覺觀大司馬置府初禪邪思
惟都尉劉陣三有以心原未靜頻被風波禪枝欲茂再
遭霜雪安靜將軍埋身亂境勅我見行高鎮陀那之嶺
惑山萬仞疑戎百重討返還迷問津天路使觀身實相
仲如羊角緣寂妄業密若魚鱗故毒動狂子酒醒醉客
覆真金藏隱肥膩草博通將軍兀馬如醉斯則率土之
濱皆吾民也今十軍意氣五將英雄乘機廢立成國宗
廟朕俛仰即位臨軒御宇纂承王業握圖受命因弱之

輪無際足擬金輪心與駿駛有餘聊充紺馬衣冠統二
車書已一方扇長風於火宅奮高車於門外解釋甲冑
與民更始將軍士卒竝亡智力俱喪路窮箭盡棄馬焚
舟蟾蜍舉臂良可愍也良可恥也豈盜跖率卒侵暴諸
侯孔子冒陳流汗反府即將軍之明誠也皇太子彌勒
代邸龍飛朕汗馬歸朝銜罪庭闕將軍見徵未敢聞命
也情深筆短不能多白冀歸高君子相期於言外焉波
旬頓首歿罪

破魔露布文

廣緣將軍流蕩校尉都督六根諸軍事新除惡建善王
臣心賑惠將軍善散子都督廣濟諸軍事監軍臣施繕
性將軍剋欲界都督攝志諸軍事司馬臣戒平忿將軍
蕩恚戾都督洪裕諸軍事司空公臣忍勇猛將軍勤習
伯都督六度諸軍事行臺臣進安靜將軍志念都尉都
督觀累諸軍事攝散戾臣禪博通將軍周物大夫都督
洞達諸軍事監照王臣智行宮謹案臣等聞治靜泰平

兇徒有時以興化清去殺逆黨因之而作是以文命引
狩於九圍遇死魔於塗山頂生騰輪於六合值貪賊於
忒利故使身滅知威魂散閩越淪蕩他鄉退失尊位良
由內挾姦邪外樹塵軌賞差信功罰乖臣惡故也自世
宗釋迦文皇帝晏駕固林條餘千載太子慈氏阿逸多
有事兇率未遑紹襲法城暫空梵輪無主塵域外叛沙
州弗貢遂使三界風驚六天烽起邪徒詭說翻成異俗
僞自在天主賊王波旬稟質昏精體襲邪氣我慢在心

愛結盈慮矯奪慧命竊弄神器放縱欲界闕闕皇境且
其正教陵替內外相違姊妹同姦千子貳志三女邪蕩
邀我上宮姿態未施自貽伊憂又波旬既習小道頗有
才辯復諫飾非好是異怒不用順子之言專從佞臣之
計伺國間隙乘釁來侵僞結使大將諸煩惱等因聖道
消運鍾八百光音無間十纏斯作遂陳欲兵於愛海策
疑馬於高原控轡於二見之域馳騁於無明之境值聖
則卷跡高栖遇惡則馳據中區負險重關觀時而設或

志求榮利假寐權門或含忿威衆專行毒害意氣稜層
固守方寸憍慢邊隅未識正朔方復假遣七使傳車三
陣詭宣六條以致殊俗愚者承教而濯纓智人棄之而
澗飲畜卒俟前儲烽候進僞四天大都督五陰魔等置
宅於無始之原卜居於有形之裏浮游於苦海之中放
逸於火宅之畔竊號躬身假署六腑偷榮瞬息耽樂時
顏元皆未幾徒役無算飢兵殆卒流川遍野怖士愁人
亘山滿谷同惡相求輯結一方異類羣聚阻兵三界僞

署行臺有生賊王弘觀兵五道置卒三途在生逆命處
老作寇五衰告期四生應世壅塞泉源杜絕飄炎業力
咆嘯丁危脆以先馳三毒趨趙策羣有而長逝安忍無
親禍連九族威怒互行戮及忠孝方乃忽聖誣賢欺真
枉正陷穽黎元羅絡凡庶妄計苦空以為已有驟驚之
勢謂固同金石者也以正月三十日黃昏時有一人姓
善字知識從道場來告云賊去此不遠宜急翦撲不爾
當爲大患臣聞此語未迷敬信單駕羊車轉軍化城深

修塹柵自備而已賊方於後夜遣一使來多貢珍異求
結和好臣知此賊勢若泡燄智計莫出意性狂勃難可
親近弗與之言抱恨而去方多設詭計欲來侵逼即以
月七日向晨出方便門頓解脫處馳信郵以深入徵羣
迷以出海纂集三昧以致一壘冀蕩除五陰戒清諸有
賊方恃固一川拒抗皇威其水彌漫廣深難際又值旋
嵐傾勃電霰瀉注擊浪揚波海神競涌七等雜類或飛
或沈夜叉守途羅刹決津汭瞽流聾覆沒善財其欲潮

泳鮮不沈溺又臨折阻涖大築城壘壁立隍峻險閣唯
有一門四垂幽谷一人執戈萬夫懾思四果怯憚辟支
戰慄遂集衆唱識規望進擊驟度能僉曰或可即勒軍
士爲渡水故備取諸草木編以爲棧附令抱踏橫波直
進臣等手案浮囊沂流而往固護無非遂登彼岸部分
將士修備兵車齊心戮力驅馳往撲即遣安靖將軍領
觀累之卒據散亂之原又使平忿將軍率洪裕之兵塞
怒谷之口復令賑惠將軍引廣濟之衆截慳貪之路更

勒博通將軍整洞達之士守狂癡之徑督師羅張四面
交侵積戰告捷不月而三行臺恐衆懈怠不得競進乃
催厲六軍置阿惟越地而餘燼遊寇偷安他化驅卒犬
羊欲來拒戰乃假虎兇以爲威招熊羆而自衛異晉別
面之徒吐風火而待發擔山戴樹之類方蟻聚以齊衡
希進皇家膺符受命啓土塵劫疊聖重光享祚無窮先
帝鼎湖之日顧命懃懃專令文德已來不許戰爭而致
幕府受詔之初依勅而行略設六奇斷截而已但狂豎

侮張散亡逆節雖遣逸多曉喻都無悛心乃更命將大
權徵兵十萬嘗未浹辰大淨邦土資無畏以嚴身兼衆
好而獨拔龍蟠道樹虎視娑婆十號一宣則四八應期
言教暫設則二九雲集遂擊法鼓而出三空建慈幢以
臨八難講武大千曜威萬域神戈暫指則魔徒失膽慧
劍一揮則羣邪俱斃現道身而斬外魔因般若以戮煩
惱摧波旬於不動之林滅五陰於計性之境然後感巢
守穴於不到處巡伏隱身者唯一人而已遠處膏肓非

勇力攻及也遂乃竄生死於寂滅之原流老病於常樂之境排三障於六通之衢投十使於薩婆之域元兇既梟昔徒黨伏誅自餘從者竝不追問諸有誠心先歎者悉令解甲去鋒編戶民例授以遠號移之樂土爲拔五箭并以善醫療除垢病施慧湯藥于時業風息吹六塵弗起祥雲四舒靈禽翥翼引八部而自娛嚴四七以守衛垂拱閒堂無爲而已大覺天王等好尚風軌志存拔擢援替舊謨懃懃諫誥辭不獲免默許敷奏爾乃開甘

露門出入正道千幅雲迴來儀鹿苑四天獻器於高掌
二商薦肴於兩謂故緣行錄勳則陳如先封真諦開賞
則耶舍繼襲或朋類蒙榮或兄弟感澤揖不肖於初果
表有德於十地依准古禮巡省方嶽振旅六城治兵八
國理怨於三天之上問罪於九地之下徵英傑於十中
會萬國於鷲嶽華萇剋臻異士勇出於是啓寶藏以賑
貧窮出三車以給諸子撫納黔黎寧堵復業乃身安一
乘心固磐石據林眎水宣揚皇澤依恒說逸召集未賓

仁風布宇道光遐照四面交通化流無外聽訟於中路
之域決判於寶山之所無量之威遠震城嶽無礙之智
洞徹山河故士無二統車書一軌日月重光天地清朗
六萬之衆解長圍以從正十仙之徒棄大河以就秩不
動之賢不遠千里意樂之哲應感而至工人率簞食於
尸城捷獸奉壺漿於長源內外剋清表裏咸泰實由道
音四敷餘波東訓主上至心羣僚深敬稟承神規殄茲
兇醜豈臣智力所能剋感也冀憑此一勳漸望更進方

事前計凱旋未日竝露布以聞臣等死罪死罪

平魔赦文

門下省區同源因派異緒窪隆代異信背千途故智勝
標宗歷塵劫而尚三燈明啓教經九中而未一況乃邪
徒僞見駕刺犢於自然之原結賊妄根御形色於顛倒
之境以茲偏師抗衡中道眷言二三良用憮然自先帝
升遐寶厯無主淳風漸虧靈教異設偽魔乘間充斥神
邑假變真容妄談空有驅役四生周還六趣畔渙欲天

狼戾愛地毒被邊荒虐流華夏雖獫狁之侵宗周匈奴
之陵炎漢未爲喻也朕以神昧主自塵劫幼苗參玄弱
寇從政班名於大通之年驅驟於賢劫之下荷百億之
重任忝三界之特尊人天樂推無所與讓遂陟靈壇受
茲封禪願唯多闕有慚庶政明發孜孜不遑啓處常恨
邪境未清正教無一致使羣生沈淪魔境每一撫念用
廢寢食遂命將徵兵以清時難上藉三昧之士下憑六
度之師控清方夏大戡荒服故六軍雷動則三有雲消

慈施電馳則四凶面縛降附若塵生擒萬計唯波旬一人單馬奔迸百道截羅組繫不久且令五道告清宇外咸一思與天下同茲福慶可大赦天下與同更始改像教之號為即真之歲自二月八日昧爽已前繫組見徒悉皆原放若為四魔所悞浮游三界犯五惡五逆毀經壞像三世所作一切衆罪能改過自新者不問徃愆若亡命慙山挾藏姦器百劫不自省者伏罪如初其殺父害君傷兄烝母隨時投竄以息後犯其闡提一人不在

赦書擯罪遙責神速可乘意驛遍告十方王者施行

奉平魔赦文啓

即真元年二月八日中書令補處王臣逸多宣臣文殊等言奉被詔書如右臣聞毀忠誨善經千葉而不無邪臣逆子歷百代而常有是以三監流言伏罪於明時五世背道甘誅於聖世故王威必震慶當於周邦正教暫加福歸於露鼓伏惟陛下慈兼百王智濟千聖秉瑞靈津握圖玄化出沒動於大千馳騁應於羣有服微形以

引愚迷吼法音以警聾俗至乃刎身志道釘體求經析骸貿禽委命降獸捨塵劫之危體收一生之妙質龍潛四天利見閻浮輕彼七寶重此一乘撒翫深宮減膳河側去寶冠於苦林貿法衣於獵士故能駕御四禪時乘六度殄服羣邪易於返掌三界無熾然之警四生絕深溺之憂方復情存解網志尚宥愆十八來蘇萬國幸甚謹重申聞詣可付外施行謹啓

平心露布文

即真元年二月八日侍中臣文殊師利侍中臣薩陀波
崙黃門臣師子吼黃門臣舍利弗黃門臣須菩提擬唯
識道行軍府謹奏平心露布事擬使持節儀同三司領
十二住本將軍唯識道行軍元帥上柱國晉國公臣般
若等言臣聞四魔放命歷代以之爲鯁五住遊魂含識
因其致患是以三明聖智十力雄尊莫不屢動偏師頻
行薄伐伏惟陛下乘大慈而啓運應冥感而赴期奄宅
神區光臨法海述前王之令典演衆妙於圓音考別聖

之立謀會羣生於淨國三千刹土共稟威靈百億類洲
同遵聲教唯有偽心主阿黎耶識擅假名器叨竊生民
跨有乾城綿歷年祀逐窮迷於夢境長夜不歸縱極亂
於空花終年如醉權攀緣為蕃屏之任引戲論為帷幄
之臣陷溺黎元干擾鋒鏑陛下應真理物調俗御民念
此鯨鯢愍斯塗炭遂詔臣揚旌色野問罪心庭臣敢効
庸虛稟承奇略去四月十六日軍次心境即以其夜初
更與賊相見臣於是潛機密會立契冥馳集戈船於六

度之津命戎車於一乘之轍屯營三月揚清楚以伸威
列陣九旬擊鳴鐘而作氣阿黎耶識固重昏而莫曉執
窮計而不移譬塘螂之拒輪等蜂蠆之含毒乃遣僞恒
行大將軍阿陀那識率無明之子弟恃無賴之胷襟據
守乾城與臣抗敵又遣僞自性大都督迦毗羅仙僞執
此大將軍迦旃延子招引烏合聚結蟻徒搖蕩邊陲激
揚聲勢臣遂分布諸將指麾籌策遣擬使持節拔塵大
將軍領四念處諸軍事率道品縣開國公臣求知擬使

持節寧境大將軍領八正道諸軍事通真縣開國公臣
如實知部勒驍雄星流電轉從方便諸道靜緣邊之界
臣求知等尋名討義躡影追蹤乍橫行於密室之間或
轉戰於隣虛之隙事窮理絕域盡途殫冥宗所以冰消
數論於斯瓦解迦毗羅等知大乘之有在識玄統之所
歸各將羸卒數千咸來請命臣哀其晚悟許以自新即
令慈悲觀道士畢無緣隨便安養僞諫議大夫郅誦懷
逸羣之思負出世之奇將全國以効忠反危身而被繫

臣以此月十五日夜挾中軍之勇氣乘外敵之離心手
抗干戈躬先士卒爰命擬使持節兜率大將軍婆婆道
招慰大使上柱國翅頭末開國公臣阿逸多擬使持節
閻浮大將軍天竺大都督天竺諸軍事上柱國富婁沙
開國公臣婆敷槃豆竝以道邁三空神遊四辯使其招
揚勝負曉諭是非又遣擬使持節平等大將軍兼行軍
長史上柱國清涼縣開國公臣正念擬使持節遍滿大
將軍兼行軍司馬上柱國常樂縣開國公真如與臣表

裏玄同更相應接于斯時也邊秋氣爽塞月亢寒旌旗
共雲漢齊高鋒鏑與霜天比淨披弘誓駕圓通超兩觀
而爭前排千門而竝入雖生死無際一念覩其濱涯塵
勞有儔須臾見其崩潰偽丞相陳顯偽僕射慮思無計
求生闔門自縊偽司空師子鎧偽司隸達磨多羅各擁
餘師自嬰深壘狐疑競起猜詐萌生忍顛危而不見扶
遂淪亡而莫能濟阿陀那與其偽主外無強援內寡深
謀師旅困窮城池陷露君臣失色進退無依銜璧叩頭

輿視待罪臣即臬陀那之普釋郅諦之囚廢彼昏王立
其賢嗣方便宗祧不絕永爲茅土之君世德相承恒修
職貢之禮於是氛祲開蕩若和氣之泮春冰醜穢殲夷
似涼風之捲秋穽六根超絕不開亭障之虞三界寂寥
無復風塵之警斯乃威光遠被士衆齊心豈臣微劣所
能致此不勝慶快之至謹遣厚德府別將臣隲重知奉

露布馳驛以聞

竝廣弘明集

太和九年有司奏

附

上谷郡比丘尼惠香在北山松樹下臥屍形不壞爾來
三年士女觀者有千百於時人皆異之

太和十年有司奏

奏可

前被勅以勒籍之初愚民僥倖假稱入道以避輸課其
無籍僧尼罷遣還俗重被旨所檢僧尼寺主維那當寺
隱審其有道行精勤者聽仍在道爲行凡麤者有籍無
籍悉罷歸齊民令依旨簡遣其諸州還俗者僧尼合一
千三百二十七人

並魏書

釋文紀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三十四

明 梅鼎祚 輯

北齊

文宣帝

姓高氏諱洋字子進渤海
菑人神武帝歡次子都鄴

詔釋僧稠

僧稠姓孫鉅鹿麀陶人魏末於定州創
開歸戒齊天保元年文宣下詔苦相敦

喻勅構雲門寺

於鄴城居之

久聞風德常思言遇今勅定州令師赴鄴教化羣生義

無獨善希即荷錫暫遊承明思欲弘宣至道濟斯苦壤

至此之日脫須還山當任東西無所留繫

續高僧傳

禁祭酒道詔

天保年中釋道二門交競優劣文宣帝令上統法師與道士陸修靜等捐

試靜等緘伏乃下詔

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麴蘖是味清虛焉在胸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頒勒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

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剃

勒續高僧傳作勒

問釋道兩教制詔

天保五年舉秀才詔問樊遜策對第一廣弘明作問沙汰釋

李詒齊書不載

朕聞專精九液鶴竦玄州之境苦心六歲釋擔煩惱之
津或注神鬼之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緣之要見泥洹
之道是以太一闡法竟於輕舉如來證理環於寂滅自
祖龍寢迹劉莊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有委親遺
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藪伽藍遍於州郡若黃金可

化淮南不應就戮神威自在央掘豈得為剗若以御龍
非實荆山有攀髯之戀控象為虛渥洛寤夜光之說是
非之契朕實惑焉乃有緇衣之衆叅半於平俗黃服之
徒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為此不充王用因茲取乏欲
擇其正道蠲其左術一則有潤邦家二則無惑羣品且
積競繇來行之已久頓於中路沙汰實難至如兩家升
降二途脩短可指言優劣無鼠首其辭

廣弘明集

樊遜對釋道兩教策

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歷員外散騎侍郎

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為稱謂
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
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尸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
淮南成道犬吠雲中王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
說海棗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
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樂大往而
無獲猶謂升霞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
壁既反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

劉向之信洪寶沒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此為不朽又
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
為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
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
方便而妖妄之輩棄家出家藥王燔軀波斯灑血假未
能然猶當克念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
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將墜伏惟
陛下受天明命屈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

燕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翹和風而獨轉以周都洛
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始
眷言巡幸且勞經畧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
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舜德上天
錫珮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
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
疑於沙汰臣某謹對

北齊書

廣弘明集棄家作苟求

轉以周都作但周都

春言巡幸作既疲遊

幸錫作賜二班句

作兩馬記言二班書事

廢帝

諱殷字正道文宣長子
孝昭篡立廢為濟南王

僧稠喪事詔

稠乾明元年卒於鄴城雲
門寺勅遣襄樂王宣慰

故大禪師志力精苦感果必然栖心寂默虛來實返妙
業玄風事高緇素運往神遷實深嗟憫資崇有嘉用申
悽敬可施物五百段送千僧供於雲門以崇追福

孝昭帝

諱演字延安神
武子廢殷自立

為僧稠起塔詔

皇建
二年

故大禪師德業高迥三寶棟梁滅盡化終神游物外可

依中國之法闍毗起塔建千僧齋贈物千段標樹芳迹

示諸後代

並續高僧傳

後主

諱緯字仁綱
武成帝長子

稅僧尼令

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闕市邸店之
稅開府鄧長顓贊成之後主大說於是

以其所入供御府聲
色之費稅僧尼令曰

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斂何足為

也

杜氏
通典

劉晝

字孔昭渤海阜城人舉
秀才不第竟無仕進

上高歡書

言佛法詭誕避役又詆訶淫蕩
滯惑解但云上書不言上歡

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
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

則年族二百萬戶矣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

楊云按大
藏律文佛

告諸弟子汝慎勿妄度沙彌尼女人恣態難保悅在須
臾以後佛生惡意不真菩薩不可妄度據此則尼之醜
行固亦佛法所惡也奸僧充梵托佛倚法而亂
人族以損天胎地獄之設彼惡得不自入哉

向居士

致慧可書

慧可一名僧可姓姬氏虎牢人初名神
光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事達

磨於少林得法傳衣為東土二祖有向居士者
於天保初道味相師致書通好命筆回示居士
捧披祖偈乃仲禮觀密承印記開
皇中筑城牢加以非法遂委順焉

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為影本揚聲止
響不識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
衆生而求佛喻默聲而尋響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
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諍論
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
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談聊申此意伏望答之

不識
形為

影本續高僧傳作不知形之是影趣作求
泐槃下有者字造談作造謁伏望作想為

慧可命筆回示

備觀來意皆如實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
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
愍此二見之徒輩伸詞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

何須更覓彼無餘

傳燈錄 備觀來意高僧傳說
此真法真幽之理作與真幽理

邢邵

字子才河間鄆人
中書監攝國子祭酒

文襄皇帝金像銘

妙形難象至理希詮形之所及理亦在焉悟茲空假勞
此蓋纏式圖往秘用結來緣丹青並飾金玉同鑄神儀
內瑩寶相外宣圓光照耀映被無邊靈應肝響感發大
千鍾福旒纘其永如天歸慶怙恃壽等南山凡厥親類
宜其永年歸誠妙覺標志上玄託銘斯在曠劫方傳

獻武皇帝寺銘

惟睿作聖有縱自天匡國庇民再造區夏功高伊呂道
邁桓文雖住止域中而神遊方外影響妙法咫尺天人

曉夜自分不勞難鶴之助六時靡惑非待壺箭之功永
寄將來傳之不朽辭曰

用分行坐以敦戒行苦罪祈福傲狠成敬萬國咸亨一
人有慶方傳自久是用成詠

景明寺碑

九土殊方四生舛類昏識異受脩短共時德表生民不
救太山之朽壤義同列辟豈濟藥水之淪胥漂鹵倒戈之
勢浮江架海之力孰不曠息相催飛馳共盡泡沫不足成

喻風電詎可為言而皆遷延愛欲馳逐生死眷彼深塵迷
茲大夜坐積薪於火宅負沈石於苦海結習靡倦憂畏延
長身世其猶夢想榮名譬諸幻化未能照彼因緣體茲空
假祛洗累惑擯落塵埃苦器易雕危城難久自發迹有生
會道無上劫代緬邈朕跡遐長草木不能沉塵沙莫之比
及日晷停流星光輟運香雨旁注甘露上懸降靈迦衛擁
迹忍土智出須彌德踰大地道尊世上義重天中銘曰
大道何名至功不器理有罔適法無殊致能以托生降

體凡位七覺如遠一念斯至德尊三界神感四天川流
自斷火室不然衣生寶樹座踊芳蓮智固有極道暢無邊

并州寺碑

夫至道密微無跡可覩神功感應有理斯存雖慧日已
照而大夜莫曉香雨時流而深塵未息曠劫悠緬厯代
遐長眇眇世羅無能免其一目汎汎惇網孰敢解其三
面自大教遷流行於中土希向之士烟踊波屬恒沙未
足為言積塵所不能喻皆云出沒生死之河浮沉愛慾

之海未有矯然獨悟脫落身名望彼岸而攸往汎寶船

而利涉

並藝文類聚

魏收

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尚書右僕射

北齊武成帝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詔

門下皇居帝邑揆日瞻星仞雉有常几席斯在雖今古
推移文質代變而成世作範義貴適時朕奄家四海作
孚萬國當陽負屨深存庇厖濟下利物無忘懷抱昭仁
訓俗不遺造次今臨嚮聽朝咸極崇廣宴息之所不足

溫華每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至於離宮別館有時遊
幸耳目所及聊可忘懷而乃千門洞啓萬柱周架上迫
雲漢下臨雷雨巧極金銅麗殫珠璧眷然長想良非宿
心三臺並列蕪穢自久天保之末經構甫興仍創棟宇
規摹宏博有司過實匠人逞巧氓庶勞止靡費難量既
非殿寢正所便為虛衛之地凝華生白經歷歲年不翦
茅茨事頗逼下卑其宮室有可庶幾顧茲侈麗豈伊寧
處自魏朝失政九域崩離人神無主實求明聖我太祖

獻武皇帝握茲乾紀執斯地綱懸持日月嘯吒風雲紀
忠貞以成務感靈徵而大造爰以克定之初躬圖道場
之業神迹冥果理燭幽明朕嗣膺寶祚永惟家祉仰祇
先志尚竦玄門思展聿修之重念歸喜捨之大肌膚匪
恠國城何寶期濟率土至於圓極可以三臺宮為大興
聖寺此處極土木之壯窮丹素之妍竒怪備於刻削光
華畢於圖彩願使靈心肝蠻神物奔會真覺唯寂有感
必通化為淨土廣延德衆心若琉璃法輪常轉灑甘露

於大千照慈燈於曠劫

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三有分區四生稟性共遊火宅俱淪欲海所以法王當
洲渚之運覺者應車乘之期導彼沈迷歸茲勝地自寶
雲西映法河東瀉甘露橫流隨風感授皇家統天尊道
崇法拔羣品於有待驅衆生於不二所以刻檀作續構
石彫金遍於萬國塵沙數等復詔司存有事緇素精誠
踰於皮骨句偈盡於龍宮金口所宣總勒繕寫各有三

部合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虛空以平等施無思不洽

藉我願力同登上果

並廣弘明集

章仇子陀

魏郡人齊武平中為儒林學士

上後主表

於時崇重佛法造制窮極傾竭府藏悉充福田子陀上疏凡十餘紙帝震怒禁

銅經年周武

平齊出之

帝王上事昊天天下字黎庶君臣夫婦綱紀有本自魏晉

已來胡妖亂華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奸蕩奢侈控御

威福坐受加敬輕欺士俗妃主畫入僧房子弟夜宿尼

室又云臣不惶不恐不避鼎鑊輒沐浴與櫬奉表以聞

廣弘明集

馮袞

冀人通經解史齊時奉貢入臺飯依鄴下大覺寺釋惠光道俗來詰口隨說法終於光門

捧心論

諸行者不得信此無明昏心覓長覓短聽經學問嚴飾我心須識詐賊覓他過惡不求其長則吾我漸歇特須分疎勿迷自他我過常起熾然法界他道少過便即瞋他常須看心自己多過若思量者雖在世間無有滋味

終無歡心以味喪我何由有樂此心將我上至非想還
下地獄常誘誑我如怨家如愛奴豈可學問長養賊心
巧作細作使覓名利造疽妬也故經云常為心師不師
於心八歲能誦百歲不行不救急也續高僧傳

釋法上

姓劉朝歌人住相州定國寺周時卒

答高麗國丞相問法教始末事略

上齊時詔為戒師高句驪國大

丞相王高德遣僧向鄴問法教始末叙畧云釋迦文佛入涅槃來至今幾年又於天竺幾年方到漢地初到何帝年號是何又齊陳佛法誰先傳告從爾至今歷幾年帝遠請具注并問十地

智論等入法所

傳上答畧云

佛以姬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十九出家三十成
道當穆王二十四年癸未之歲穆王聞西方有化人出
便即西入而竟不還以此為驗四十九年在世滅度已
來至今齊代武平十年丙申凡經一千四百六十五年
後漢明帝永平十年經法初來魏晉相傳至今流布

續高

僧傳

那連提黎耶舍

北天竺烏菴國人終
隋西京大興善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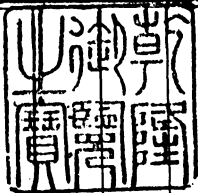
法勝阿毗曇心論序

大德優婆塞多釋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黎耶舍譯

今欲解釋阿毗曇心利益弟子故問曰不須解釋所以者何古昔論師已釋阿毗曇心利益弟子故不須釋答曰不然應須解釋所以者何古昔論師雖釋阿毗曇心太廣太畧彼未學者迷惑煩勞無由能取我今離於廣畧但先顯修多羅自性是故須釋問曰何故釋毗曇心利益弟子耶答曰彼中已說不顛倒法相釋不顛倒法相令彼覺悟真實是故離諸過惡生諸功德得勇猛第

一義利問曰若是者隨意解釋答曰我當解釋但諸
師造論以吉為初一切吉中三寶最勝是故本師為顯
三寶少分功德故於論初先說此偈

大藏承
字函



釋文紀卷三十四